

兄弟俩的木须肉

■张振

那年,我如愿被军校录取。相比于父母脸上的喜悦,一向活泼的弟弟却沉默不语,心事重重。去报到的前一天早上,我被厨房里的阵阵声响吵醒。走进厨房一看,案板上码放着大大小小的肉片,弟弟右手正握着大勺,左手端着半碗鸡蛋液。热油在锅里“噼里啪啦”作响,他一慌,手一抖,葱花放多了,鸡蛋也糊了,呛得眼泪直流。

我上前接过他手中的铲子,一边翻炒,一边问他:“大清早的不好好睡觉,想吃木须肉?”

“哥,爸妈说你去年去西安读军校,以后一年才能回来一次。你走之前我也给你做一道木须肉。”弟弟仰着头,注视着我,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。我心里阵阵暖流涌动,恶作剧地捏了捏弟弟的脸蛋。

那天早上,我把那盘烧糊的木须肉吃得一点不剩。此后离家千里,每次吃到木须肉都忍不住回忆起那个清晨。

我和弟弟相差7岁。他小时候调皮捣蛋,唯独最听我的话。那时,父母忙于工作经常不在家。我给弟弟做饭,常做的一道菜就是木须肉。把花生油烧热后先爆香葱花,然后煸炒肉丝,放入料酒和生抽,再加入鸡蛋、黄瓜片和木耳同炒,出锅时淋上香油,整个房间都溢满香味。拌上白白的米饭,我们哥俩大快朵颐。

上军校后,我与家人聚少离多,和弟弟一起吃木须肉的机会就更少了。印象中,大四那年放假较早,到家后母亲告诉我:“你弟正好这学期结束要开家长会,你去一趟他肯定很开心。”当我穿着军装走进弟弟的教室时,弟弟满脸惊喜,他紧紧抱着我胳膊说:“哥,你怎么来啦,你们放假了?我这次可是考了全班第一名,你老弟够争气吧!”我摸了摸他的头,竖起大拇指。开完家长会后,弟弟得意地“请”我去食堂吃饭,为我“接风”。到了食堂,见到有木须肉我便点了一份。刚坐下,弟弟又兴奋地说:“哥,我们同学都说你穿军装的样子帅,将来我也要穿军装。”他转眼又看到我点的菜,笑着说:“咱俩还是都喜欢木须肉。”我这才注意到弟弟的餐盘里也有一份木须肉,不禁笑了。

军校毕业后,我分配到基层工作,所在中队的炊事班班长老刘是山东老乡,拿过中级厨师证的他烧得一手好菜,尤其擅长烹饪像木须肉这样的经典鲁菜。我曾尝过刘班长做的木须肉,味道极其鲜美,这才知道自己以前虽常做这道菜,但还是没有掌握“精髓”。于是,工作不忙了我就去帮厨,向刘班长“偷师”学艺,想着休假回家时给老弟做一回更好吃的木须肉。惭愧的是,每次回家,自己常忙于亲朋好友间的聚会,一直没能能在弟弟面前“一展身手”。

最近这次休假,刚到家,弟弟开心地跑上前来帮我拿包。我说:“一会儿晚饭,老哥给你露两手!”弟弟心领神会吐出三个字:“木须肉!”

厨房里,我们兄弟俩一起把菜料备好。打开煤气,蓝色的火焰跳动着,肉片和作料在火焰作用下慢慢融合,一股鲜香弥漫开来。我跟弟弟说:“我们部队伙食很丰富,但是这木须肉百吃不厌。”

弟弟眨眨眼睛,“哥,我也想当兵,有机会尝一尝炊事班做的木须肉……”



■陈刘雅

告别雪域高原

家人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打破了病房的宁静,“小陈,9床首长心律失常,快推急救车!”脚步声、仪器报警声充斥在病房中,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经过密切监测体征以及给药,首长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,脸上有了血色,我心里松了一口气。

这时,9床首长的女儿赶到了。她扑到首长床前,握住首长的手,把脸贴在首长的脸上,轻轻地和首长说着话。看到这一幕,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。泪眼中,我看到了另一个身影。

我心中和梦中的他,永远是一身戎装,黑白相间的头发整整齐齐,眼神坚毅,面容慈祥。

他45年的军旅生涯中,有40年是在雪域高原卫国戍边。上世纪60年代的边境战争时,他是一名年轻的通信兵,在战斗中执行通信保障任务。80年代初,西藏军区要组建一支新的通信部队,他奉命来到日喀则地区。90年代的一个严冬,一项工程任务下来了——赶修一条新的战备通信线路,他担任总工兼高工。为保证工程质量,他带工程技术人员白天步行实地查看路线,到了山脚背风处搭建帐篷,晚上点着汽灯在帐篷里绘图搞设计。如今想来,那是何等壮观的画面呀:在海拔4000米的生命禁区,风沙走石的冬季,一群边防军人顶着“风头如刀面如割”的严寒,忘我地工作着。他们的脸粗糙无比,嘴上满是血泡。白天,呼口气眉毛上就能结成冰,有时走得太急出一身汗,冷风一吹,衣服就像冰裹在身上一样。晚上回到帐篷里,打开汽灯一照,真是“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,幕中草檄砚水凝”。

2001年,他到了退休的年龄,要离开雪域高原了。听说要回去了,我心里非常高兴,而他却变得沉默。他每天在军营里走了一圈又一圈,角角落落都不放过。我觉得好玩,跟在他身后,见他在礼堂前的旗杆下停下,抬头看着飘扬的国旗,又摸摸护栏,若有所思地向远处望去。我又跟着他进了军人俱乐部,他走过一排排座位,不时地停下来,伸着手使劲晃几下座椅,我也学着晃了几下。

我想起来了,有一次看电影回来,他说礼堂好多座椅坏了,需要维修。第二天,他让通信员找几块木块,又是锯又是刨,准备了两个晚上。到了星期天,他带上通信员,背着工具箱就去了俱乐部,修了整整一天。通信员说:“首长,这些都是列入维修计划的,您怎么亲自动手修?”他说:“我星期天闲着,正好练一练木工活儿,也给你们省下一笔开支。这就好比过日子,干什么都要精打细算,将来你到新的岗位上工作,也要处处留心,给组织尽量节省开支。”我在一旁听得似懂非懂,只是看那么多工具挺好玩。

离开的那天早上,他带着我乘车来到营区。官兵在营区道路两边列队,整整齐齐一直排到营区门外。他连忙下车,站好,举起右手向大家敬礼。之后,他迈着坚定的步子,走在汽车前边。到营区大门口了,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,再次向大家立正,大声说:“谢谢大家,同志们再见,请接受我最后一个军礼。”伴随着一个标准的军礼,他脸上两行泪哗哗地流下。

汽车从日喀则开往拉萨,过了年楚河,又沿着雅鲁藏布江蜿蜒前行,大部分是山路。山紧靠着大江,公路不宽,对向来车时,需要小心错车,否则容易翻到江里。遇到山上滚落的石头堵住道路,汽车就要绕行小路,愈加颠簸。“这里又塌方了,向左边绕行一公里处有一条备用便道。”他不时地提醒司机,似乎对每一处都了如指掌。

离山远一些的江边,风景很好,蓝天白云,江面波澜不惊。江面狭窄处,有一个简易的渡口,几只牛皮小船在两岸往返,一只牛皮船只能坐三四个人。我觉得新奇,非要下车到江边看。看到有人上了牛皮船,往对岸划去,我高兴极了,挥着双手,大声喊着与船上的人打招呼,船上的人也向我招手。转头看,他却心不在焉地说:“走吧,还要赶路呢”。那是9月份,草原上的格桑花还稀稀落落地开着,放牧的人赶着牦牛群和羊群。黑色棕色的是牛群,白色的是羊群,撒在绿色的草原上,只是那样的景色很快就从窗外一闪而过。不久,映入眼帘的又是一望无际的荒山野岭。

中午,我们停在一处开阔地带休息。不远处散落着好多石头,各种姿态地躺在荒野中。下车后,他拉着我径直走向石头群中,轻轻坐下来。他说:“这些大石头可是有功的,野外施工,指挥所的帐篷搭在这里,石头就用上了。那边有几块大石头比较平整,是天然的办公桌,铺下整张图纸。”他又指向远处说:“山的那边有备用线,如果有战争……”

他不说话了,望着远处的山峦沉思着,就像几天前在旗杆下那样。突然间我明白了,越过眼前的冈底斯山,他还看到了北边的唐古拉山脉,南边的喜马拉雅山脉。绵延的通信线路,每一处都有他的足迹;那海拔4000米的生命禁区,是他的战场啊!

是的,他就是我最亲爱的父亲——陈英民同志。

我仍记得,他离开西藏前,每晚拿着手电,和往常常哨一样,各处转转。他还写了几句诗:“军旅生涯四十载,艰辛为国守边关。岁月白了少年头,明月妻儿伴我还。”如今读来不免有些伤感,军营里有他太多的记忆。

后来,我也有了我的战场。每一次抢救成功的喜悦,每一位患者的认可,他们康复后的笑容……这些都在告诉我们:虽然没有真刀真枪,我仍然在战斗,与时间赛跑,与死神抗争。

陈图设计:孙鑫



家庭秀

宁国
台风带来
大到暴雨

他俩的步伐
齐下齐下
铿锵
又艰难
但脊背挺起

受台风“利奇马”影响,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遭强降雨。武警宣城支队闻“汛”而动,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转移被困人员。8月12日中午,该支队干部傅锋夫妇在宁国市甲路镇救灾结束后,又迅速赶往南极乡展开救援。

代江涛/文 胡运松/图

陈刘雅

陈刘雅

陈刘雅

陈刘雅

陈刘雅

陈刘雅

孕期陪伴日记

■郭龙仗 顾丁丁

两情相悦

那是她怀孕后的第5周,电话拨通的那一刻,她同往日一样,一个人下班回家。她手提菜篮,接听电话不是那么方便,便刻意调大了通话音量。“江指导员,你总说加班写稿子,可你文章里的主人公却从来没有我。”她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抱怨着。

我是一名连队指导员,穿着绿军装;她是一名医护人员,穿着白大褂;我挨着渤海,她靠着长江,一个在北,一个在南。婚礼时她开玩笑:“老公,相恋这几年,你丰富了我的地理知识。我知道吉林不仅是一个省,还是一座城市;3000公里的航线往往没有直达,多半都是经停;以后去东北看你,衣服不够,被子来凑。”婚礼上的亲朋好友都笑了,但我知道她的这些“地理知识”学得并不轻松。

结婚半年后,她怀孕了。既然我不能在孕期里陪伴,那就用文字记录下电话里的只言片语。从那时起,我养成写日记的习惯。只不过,这件事我从未向她提起,她也不知道3000公里外的军营,藏着一本关于她的日记。

时间一点一点推移,日记一篇一篇累积。怀孕第5周,全国气温普遍骤降,电话里我说:“老婆,你可以提前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洗一洗。”她却回我一句:“住在东北的四川人,请首先管好你自己!”那段时间,除去每天电话里的嘘寒问暖,我也写下“冷暖交替请加衣,我在北国守望你”的句子。第8周,她出现早孕反应,虽说很少抱怨独自一人在家遭遇的种种困难,但她还

是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她“男神”王力宏的歌曲《你不在》,并附上一段文字“江上尉,没别的意思,就是觉得好听”。那晚我写了一篇短文——《如果可以,我愿意!》。第16周,我备战比武,每天训练到深夜,回到宿舍本想回拨她的未接来电,可又顾虑她已早早睡去,只能等到隔天再早点联系。少了电话煲粥,那几天我自然没有动笔。她也“神同步”般地不再跟我联系,可私下里却对她闺蜜说道:“这几天没查他的‘岗’,他也没给我‘谈心’,我感觉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”不过在第17周的周一,我这样写道:“军官组第一名,荣立三等功,这是对我的奖励,奖章是送给未出世孩子的见面礼。”

我记录着生活里的点滴,也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陪伴着她的孕期。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和逐渐变厚的本子,我心里猜想,要是月子里我为她读这一篇篇日记,她会不会惊讶于这一段没有我的陪伴却仿佛一直在身边的真实记忆。我算计着给她设“局”,可终究没能忍住,还是把这件事提前泄了“密”。

记得那是孕期第23周,她买了一件绿色羽绒服并微信发来照片,附上一段语音:“老公,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?”我迟迟没有回复消息,只是盯着那张照片,静静地看了很久。之前,她从来不给我看她那显怀的肚子,每次都同样的理由拒绝我这个准爸爸的好奇心:“老公,不给你看,是对你的‘惩罚’,谁让你‘缺席’我的孕期!”这一次,她失算了,照片上凸起来的肚子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把照片来回放大好几次,想象着肚子里是女孩还是男孩。长得是像我还是像她?兴奋过

一个军娃半个兵

■钟福明

家常菜

前几天,爱人将她与大儿子堰堰的一段对话发到了微信朋友圈。

“儿子,妈妈以后老了,还能像现在这么香吗?”

“香!”

“万一我不香了呢?”

“我戴上防毒面具。”

小小年纪,堰堰张口就能说出防毒面具这类军事术语,出乎我的意料。

我在军校工作,岳父、爱人曾经都是军人,受家庭熏陶,堰堰从小就学会唱《让子弹飞》《新兵同志》等歌曲,出入学校营门时会给哨兵敬个礼。

由于家和学校不在一个城市,我与堰堰相处的时光不多,爱人有时会在节假日带他来学校与我团聚。

有一年中秋节,堰堰来学校陪我过节。我带他在校园散步时,一个学员队正在举行中秋晚会,我问堰堰要不要上去表演节目,他一口答应。后来,他果真大方地走上舞台,唱了一首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。堰堰一登台,台下掌声四起。虽然没有伴奏,但他还是完整唱下来,并表示下次若有机会,还要表演节目。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一个学员队在操场练习拔河,堰堰也加入队伍,卖力参与。每当他所在的一方赢了,他都非常开心。我告诉他,这就是团结的力量。无论是上台唱歌锻炼胆量,还是拔河体验团结的力量,堰堰都积极参与。

今年春节,我要去学校值班,问他愿不愿意陪我去部队过个军营年,他欣然答应。

值班父子兵,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带堰堰远行。坐在去学校的高铁上,我给他讲在军营过年的种种趣事,他眼神里充满好奇。

除夕夜,堰堰视频向家人拜了年,还抢了几个大红包。零时,我们父子一起畅想着新年里的新气象。年初一的早上,学校组织的游园活动火热开始了。堰堰开心地参与每一个项目,玩得不亦乐乎,最后获得十多个奖励。电话里,他兴奋地与家人分享“战果”,还信心满满地表示,明年游园活动,他还要来。

儿童的世界充满天真和乐趣,只是作为军娃,堰堰的童年感受最多的还是与我的分离。尽管他还不能完全理解我的工作,但他知道,爸爸在为国家站岗,对国家有用。

“爸爸是军人,那我就是小军人。”

“一个军娃顶多算半个兵。”我纠正。

“那我和弟弟两个军娃加一起,算不算一个兵?”

我一愣,笑了。这确实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。但不管算不算,我家的军娃初长成。

(江炫筑口述)